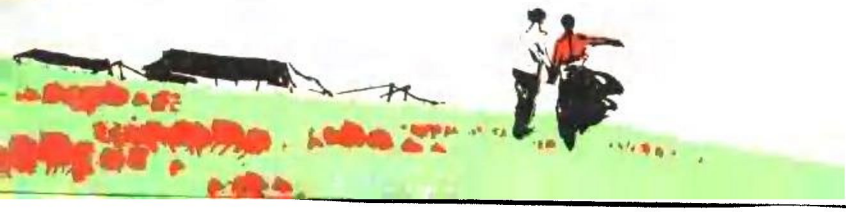
祁连晨曲

QI LIAN CHEN QU

.7



《祁连晨曲》编选了我省作者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创作的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十九篇，由本社一九六三年出版。此次再版，仅对个别文字作了修改。

祁 连 晨 曲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8年12月第2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25
书号：10096·153　定价：0.57元

目　次

荷包记……郑　重（1）
兽医李三歪……王德华（24）
闷杵杵前传……何　岳（38）
全面队长……李　禾（68）
醉瓜王……金吉泰（79）
“老戏迷”养牛……王德华（96）
田田……王家大（104）

桑金兰错……赵燕翼（113）
老官布小传……赵燕翼（130）
蹚路……曹　杰（151）
噶珠……徐绍武（168）
浪哇牧歌……赵燕翼（181）
晨曲……曹　杰（213）
三头牦牛的下落……赵燕翼（224）

五级采油工……于一凡（233）
祁连情谊……徐绍武（251）
师傅的心……徐绍武（262）

杨家虎子……卢振国（270）
两个新兵……万　一（284）

荷　包　记

——一篇婚礼记录

郑　重

一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

天黑了，雪落了。那一连几日不动声色的高原狂风，也象一头冲开笼栏的凶狮似的，吼叫着从祁连深处向荒原扑来了。于是乎——那些喜欢踏着月色，在荒原上徘徊追逐的梅花鹿看不见了；那些叮玲当啷的驼铃声听不到了……

风乘雪势，雪助风威，高原是风雪的世界，残酷严寒的世界！但是，这土坯墙、松皮门的“新村之家”，却和外面的风雪那么不协调。新郎新娘坐在靠北当中的桌前。头上：纱灯一对，剪花万朵；身前：伙友对坐，眉笑颜开。嘻嘻，哈哈……这不大的“新村之家”，充满了花的香、笑的声，和青春的气氛！

唯一使伙伴们不甘心的是，据说这新娘的气焰始终没被压倒。你看，她仰着脸，挺着胸，样子好象在说：你们能把我奈何？

于是乎，他们交头接耳商量了对策以后，终于拿出“重武器”了。

“谈恋爱经过！”

头上的剪花被震得满屋飘开了。

“不许偷工减料！”

屋外的风雪声被压退了。地颤，房动。喔呀呀，开荒队的英雄们，花朵、欢笑、青春……要把这小土屋的一切都扩展到荒原上去吗？

吵呵，喊呀，与其说新娘的气焰是被重火力压倒了的话，倒不如说是新娘被激怒了，采取反攻了。你看，她站起来，一把拉住新郎说：

“这份气我受不了啦，老张！——”

（插话：听这称呼！）

新郎：你呀，忍着点别惹事了。

新娘：怎么，开渠没难住咱，伐木没难住咱，倒叫这“恋爱经过”难住啦？办不到！

新郎：那你……

新娘：谈！不过谁想听的话，得遵守几条纪律！——

（插话：别打算从她身上得到便宜。说吧。）

第一，不许打瞌睡——

（插话：放心，听个三天三夜也睡不着。）

第二，不许半道溜走。给我把门锁死！——

（插话：谁见过这样参加婚礼的？）

新娘：好了，我们今天……

（插话：嗬，做报告？）

新郎：还是我来说吧！——

同志们，过去都讲千里姻缘一线牵。如果这话有一定道理的话，我愿把我这香荷包比作这条线。爱情的线，也是革命的线；我也愿意借这机会来向大家讲讲我的香荷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大家都看过我这香荷包了。大家也都知道我对香荷包有着特别的感情。不是吗？这几年来，睡觉时我把香荷包包好放在枕头底下；出车时，我把香荷包包好揣在怀里——

（插话：喃，往怀里一揣心都热了吧？）

是的，往怀里一揣心都热了。我怕风吹了它，怕雨打了它，我要保护这香荷包不至于在我手里失去光彩！或许熟悉的同志说了：你不是曾经把香荷包往驾驶台里挂过吗？是的，在某种情况下我是常把香荷包挂到我面前的。比如那一天，当风雪交加，我必须用不寻常的毅力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时，我就把香荷包取出来挂到驾驶台里。

风很大，雪向挡风玻璃扑来。路很险，眼又放不远，但我却必须把车放到最大速度。车象离了弦的箭似的向祁连山里开去……突然，离车不远跳出了一个白色的影子。在我还没看个究竟时，便来了个紧急煞车。

“同志，捎上吧。”

抖掉雪一看，是一位围着红头巾的姑娘。

（插话：线接上了。）

我冷冷地说：“风雪天，迎面拦车很危险！”她却说：“反正你不敢压死我。车经过六分场不？把我捎上。”

哈呀呀，迎面拦车就够火人的了，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却偏偏叫我捎上？休想！我说：“不经六分场。”

“那就绕点路把我送去。”

咦，怪啦，“凭什么送你？”

“凭什么不送？总场的车当是我不认得吗？”说着，把一张纸条递给了我：“我上车了。”

“慢着！”我抓住了车门。但是，当我把纸条打开一

看，心里动了。这是一封去六分场取种籽的介绍信。我懂得灌了水以后的土地，对种籽是多么需要；我也懂得做为总场的司机的我，有责任捎上这个姑娘。所以，尽管心里不舒服，我还是开了车门："上车！"

"我早就猜准了，你不敢不让上。"

"你！——"

"嘻嘻，"我刚要发作，她却冲我嗤嗤地笑了，"司机同志，你急我忙，刚才一番口舌不是已经耽误了半里路吗！真真是，会骑马的话何必受你这场气呢！"

车开了。迎着风，冲着雪。我集中精力想把刚才耽误的路赶上。突然，姑娘失惊地"呀"了一声。我又是一个紧急煞车："出了什么事？"

她没讲话。

"出了什么事！"

"呵？这……"她这时才象发现车停了似的，转过脸来抱歉地说，"对不起，没…没……什么！……"

"没什么你干吗喊叫？"

"实在是对不起……"

"真真是，"我可真是发火了，"幸亏这咱路平，要碰上坏路，这一紧急煞车出了事你负责？"

新娘：等等，当时你态度就这么平静？

新郎：总没骂你吧！

新娘：哼！"岂有此理，不愿坐就给我下去！"

（插话：瞧，帐目清着哪！）

新郎：本来嘛，这事轮到哪个司机身上也饶不了你。（向听众）所以车开了，她搭讪着说话了！

“司机同志，您这儿挂了个啥呀？”

我不讲话。

“是个绣花香荷包吧？”

我不讲话。

“这香荷包是哪儿来的？”

新娘：（学着司机的声调）：“嗳嗳我说，你这人存心找麻烦是不是？”这话总没冤枉了你吧？

新郎：怎么说的我忘了，反正我没给你一句好话。

新娘：一直到了六分场没说一句话。

（插话：线这不就断了？）

新郎：第二天，当我完成任务赶回来时，一进门，同房的人就迎面给了我一掌：“好小子，秘密活动哪。”我莫名其妙地说：“什么秘密活动?”“连着找了两次了。可真不赖，大眼睛，高鼻梁，还围着一条红围巾！”大家正在吵吵，忽听得一声喊：“司机同志，向您道谢来了。”我一抬头，说话的正是她。我说：“没什么。”

（插话：线又接上了。）

“还向您道歉来了。”

我说：“没什么。”

“咦，你这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她火了，一把拉住我说。“对待人总不该这么冷淡吧？”

我慌了：“你要我怎样？”

“我要你好好的和我说说话。还有，我们场长送了我两个大苹果，转送给你。”

（插话：还不赶快接！）

我光接了不成，还要我马上吃；吃了不成，还要拉着我

坐下谈谈话。

（插话：谈嘛！）

谈？这会外面人多了，嘴杂了；我自己呢？心急了，脸热了。好姑娘，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干吗这么折磨我？

好容易盼她站起来了。我忙说：

“我送你。”

“用不着送，以后断不了找你玩。”

果然，第二天她来了，第三天又来了……

她大大方方地来，大大方方地走，我当然压根儿没有想过我要追求她；而她，我断定也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我们确确实实是一般同志的来往。凑到一起谈谈生产，谈谈生活……当然，谈得最多的就是香荷包。

“张同志，把你的香荷包再拿出来看看好吗？”

“可以。”

“张同志，你说这香荷包绣的怎么样？”

“当然好喽！”

“那么，你又是从哪儿拿来的呢？”

“从世界上最崇高、最善良、最美丽的那个姑娘那儿拿来的。”

我已经说过，我珍视我的香荷包，我对它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所以，当她也怀着同样尊敬的心情看我的香荷包时，我是多么高兴呵！

我们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插话：怎么个好法？）

新娘：和一切好朋友一样。

（插话：具体点。）

新郎：彼此关怀，彼此体贴……

新娘：也彼此批评，彼此鼓励。

新郎：她经常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

新娘：他也同样。

（插话：总不会是这么干燥吧？）

新郎：当然，开荒队生活本身是多彩的，我们能例外吗？

新娘：没什么保密的。

新郎：假日的早晨，我们常抱着书坐在高岗的草坪上，读到东方变红，读到太阳由祁连山后升起……

新娘：工余的黄昏，我们常象小孩子似的在草原上跑着叫着，一直到太阳落入西方山林……

新郎：她追着问我香荷包的来历。

新娘：他给我讲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故事。

新郎：忽然发现谁的马放到草原上了，她就高兴得奔上去，“给我牵着，我上”马一蹬腿，就把她给掀下来了。

新娘：我再上。

新郎：又掀下来了。

新娘：我还上！

新郎：一次看她腿已经摔伤了，我就说，“算了，何必这么任性好强呢？”

新娘：我马上给了他个不客气：“这怎么是任性好强？在西北高原上生活的人不会骑马成吗？”

新郎：我也给你记下了一句：“要是早会骑马的话，那天就不至于拦车受你那份气了！”

（插话：看怎么说了，不拦车能穿针引线吗？）

新娘：简单点说吧，我们好的不能再好了。

（插话：看，不打自招了！）

新郎：不对！一回队长看我们一块儿从树林里出来时，轻轻地拉了她一把说：

“小祁连，告诉我，恋爱了是不是？”

你猜她当时怎么回答的？哈哈一声大笑，拉住我说：“队长说我恋爱了，我和你恋爱了吗？”

（插话：这姑娘！）

新娘：把队长弄了个大关公脸。

（插话：怎么搞的这么玄虚！）。

新郎：一天，当我的车又要进城去时，她和我说：“张同志，给我带上点绣花线吧。”

“绣花线？”

“你怎么这样看我？”

我笑了：“看看你这手指头吧：锹柄粗，松皮样，能拿的起绣花针哪？”

“那就用不着你管了。红的，绿的……颜色越全越好。”

几天以后，她果然绣成了一条枕头。我一看，还真不错，针脚挺细，花色挺鲜。我说：“真看不出，你这双搬冰的手还能绣花！”

“这有什么稀奇？过几天还要绣点更好的哩。”

过些日子，她真的又拿出一床天蓝色的大缎被面。展开一看，天哪，我的眼都花了。金蕊吐芳的芙蓉，亭亭玉立的翠竹。有百花穿蝶，有鸳鸯戏水……动的动了，静的静了。粗犷的，纤巧的，色彩绚烂，幻化多姿……看着看着，我不禁脱口而出：

“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你喜欢？”

（插话：有门儿了。）

“喜欢，太好了！”

“看着好的话，等你结婚时我绣一床送你。”

（插话：得！！！）

停了一会以后她忽然问我：

“说真的，就凭我这针脚，这用色，比起你那香荷包怎么样？”

这一来我就为难了。不错，她绣的也真称得起巧夺天工，但要说比我的香荷包……我想了想，还是直说了出来：“你绣不出我那香荷包来。”

“为什么？”

“因为那不光靠花针、彩线；重要的是还有崇高的感情和纯洁的心！”

“干吗要把那姑娘评得那么高？”

“不说了。反正全国，不，全世界除了那位姑娘以外，再没有人能绣出那么好的香荷包来！”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一天，她在路上拦住了我。

“您看看，我这儿有个什么？”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小包，等打开来一看，我生气了。

新娘：气的还不轻吧？我觉得那架势象要马上给我一耳光了。

新郎：是的，“香荷包！”

新娘：我说：“不错！”

新郎：“这是我的命！谁让你拿我的？”

新娘："谁拿你的？"

新郎："东西在你手里！"

新娘："别人就不可以有吗？"

新郎："不会，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不会有！你……你……"

新娘：我真没想到他一时会气成那个样子。看看再说也不成了，我就说：

"这样吧，咱马上就到你家去看看。你那香荷包如果在，说明这个就是我的；你的如果不在了呢，那说明这个是我拿你的。"

新郎：这用不着看！

新娘：何必这么固执呢？

新郎：谁知道，我回去翻开枕头一看，我那香荷包放得好好的。呵，这一下我楞了。同志们，如果说你们可以体会到我对于香荷包那崇高而严肃的感情的话，你们却体会不到这几年来，我朝朝暮暮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塑造这位绣香荷包的姑娘的？看到十五的月亮由东方升起了，我就想：姑娘的心一定象十五的月亮一样纯洁明净！看到祁连山下的篓拉花开放了，我就想：姑娘的感情一定象篓拉花一样优美可爱……一句话，我把我听到的、见到的和想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集中到这位姑娘身上。我觉得：香荷包只有从这样的姑娘手下绣出来！……现在，香荷包她也绣出来了?！而且大小、样式、图案……一模一样。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这香荷包会是你绣的？"

新娘：我摇了摇头。

新郎："我想也不会是你绣的"。——往下我说什么来着？

新娘：没说一句话，只是使劲握住了我的手。

新郎：对，尽管香荷包不是你绣的，但我却把几年来的那种真挚感情给了你。

新娘：从今以后你变了。

新郎：变得更尊敬你了。

新娘：尊敬到使我不理解了。

新郎：是呵，感情这东西有时说不出来。不尊敬你心里不好受呵！

（插话：以后呢？两个香荷包……）

新娘：他拿他的我拿我的。

（插话：干吗不放到一起呀？）

新郎：放到一起？偏偏是不久以后我那香荷包也被她拿走了。（插话：为什么？真正是急死人了。）怎么说呢？

新娘：还怕丢人哪？闹思想问题！

新郎：对，就是那次犯了错误！

现在看来事情很明白，但那时候我却钻进了牛角里。和大家一样，我之所以转业以后参加开荒队，是抱着在荒原上干一番事业的雄心的。但那时候还没有拖拉机，汽车发挥效率也还不算大。因之，我就觉得自己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特别是当康藏公路老战友们来信谈到他们如何走高原、战风雪时，我更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曾把自己的思想和队长谈过，也和她谈过。队长从多方面开导我，而她，居然说我这种思想是个人主义。我想不通。我又把香荷包拿出来挂到墙上。我来开荒队是为了个人？我去康藏公路是为了个人？……不，为了给党和人民多做一番事业，我离开开荒队并没有错；为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受考验，我去康藏公路也没有错！我对得起朝鲜战场的

老战友，也对得起那位绣香荷包的姑娘！

于是，我第一次打了报告，第二次打了报告……

她一天几次来劝告我、批评我。就是在我背上行李走的那天，她又在路上截住了我。

“非走不成哪？”

“手续已经办妥了。”

“这——也好，如果开荒队这小潭盛不下你这大龙的话，就另寻大海吧！”

“愿我们日后通信。”

“对了，我们认识是由于香荷包，香荷包又使我们建立了感情。在这临别之际，能不能再把你的香荷包拿出来看看？”

“可以。”

谁知道，当我刚从怀里掏出来，她一把夺了过去。

“你走吧！”她拿着香荷包扭头就走。

我莫名其妙地拉住她：“香荷包！”

“我要收回了。”

“那是我的。”

“我的！”

“你……”

“今天不妨把话说明白，”她严肃地说，“当是我不知道吗？香荷包到了朝鲜战场以后，××战役奖给了英雄刘光，刘光同志牺牲以后奖给了李玉。他们都有信告诉我，我也为我的香荷包骄傲！可是以后……”

“你，呵，你……”

“我绣山、绣水、绣我家乡的庭院。我的心只有一个：献给英雄，让英雄们保卫祖国的山水，保卫我的家乡！英雄

们理解我的心意。刘光同志，李玉同志他们牺牲了……不是因为香荷包是我绣的好，而是它经过了几位英雄的手才值得珍贵！象你，不配！”

呵，你真是我几年来时时刻刻想看到的姑娘吗？你就是我日日夜夜打听着的姑娘吗？呵，你为什么今天才说？你知道我有多少话要和你说呵，呵，你……姑娘呵！……我伸出手去，我要拥抱她！……可是一抬头，姑娘已经走远了，拿着香荷包走远了……

（插话：快追嘛，快！）

新娘：追？现在宣布：休息十分钟！

（插话：不追上香荷包怎么休息？）

（插话：没见过，谈恋爱经过还要休息十分钟。卖关子收钱哪！）

心急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停了不到五分钟就忍耐不住了：

“香荷包拿走后怎么样了？”

“快去追嘛！”……

新郎：追？我能去追吗？我有勇气去追吗？我傻了！我背起行李，晕晕糊糊地往前走、走……走到了车站。

“去××的票！”

拿上票以后就往站台上走。走着走着检票员挡住了我：

“哪去？”

“××。”

“往西去的车还得两个钟头以后才来哪。”

有什么办法？坐下来等吧！我找到靠墙角的凳子上坐下来。身上软，心里乱……我想起了如何交报告，想起了队长

和同志们如何劝导我……当然，想着想着自然地想到了香荷包。世界上真有这样巧的事吗？姑娘呵，香荷包既然是你绣的，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我极力劝慰自己，一个香荷包，拿走也就算了！可是，同志们，我说不服自己，我难过呵！——

那是一九五一年朝鲜战场一个喜庆的日子。

在开完了一次庆功会以后，我们连得到了一大箱子祖国人民寄来的慰问品：吃的有罐头，用的有金笔；有激动人心的慰问信，还有少先队员的红领巾……

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香荷包。上面绣着青的山、绿的水、宽绰而豁亮的房舍……一看就是和平幸福的祖国，美丽动人的家乡！谁都想要它……

最后，指导员把香荷包奖给了英雄刘光；刘光同志牺牲后，香荷包又授给了李玉……

在一次极艰巨的阻击战打到七天七夜时，我们的指导员也受重伤了。他把党费证交给了我，把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他要我把这些交给组织。最后，他把香荷包掏出来了。

“张兴同志，香荷包的意义和在咱连所起过的鼓舞战斗作用你是知道的。李玉同志牺牲后，香荷包还没有授给别人。现在，我代表支委会授给你……”

“指导员！——”

“别忘了，按照咱们连的传统，把战斗经过告诉姑娘！她的地点是……是……”

“指导员！”

我们的指导员没有把地点说完……

同志们，几年了呵，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寻姑娘的地址，找不到；我常常对着香荷包责问自己：我有没有辜负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